

男人

34

宗昊 著

宗昊
社会纪实
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男人

34

宗昊
社会纪实
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人 34 / 宗昊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53-3200-0

I. ①男… II. ①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102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7350400

门市部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880 × 1230 1/32

印 张: 8.75

插 页: 1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 录

- 一 妈妈死了 - 001
- 二 离婚了 - 003
- 三 为什么? - 005
- 四 就是个“B” - 010
- 五 我妈说……- 016
- 六 妈定吧 - 021
- 七 庆功宴 - 026
- 八 初恋 - 032
- 九 见公婆 - 038
- 十 打开天窗说亮话 - 045
- 十一 中学校庆见到了她 - 050
- 十二 进了社区医院 - 056
- 十三 相亲 - 062
- 十四 一见无法钟情 - 069
- 十五 奉命约会 - 073
- 十六 第一次亲密接触 - 078
- 十七 被恋爱 - 083
- 十八 祸起青春痘 - 088
- 十九 无法自拔 - 093
- 二十 想着房子娶了媳妇 - 099

- 二十一 装修 - 105
- 二十二 收钱是门艺术 - 110
- 二十三 钻石，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 115
- 二十四 “啊” - 121
- 二十五 梁丽、梁丽……- 125
- 二十六 身怀有孕 - 130
- 二十七 就这么点儿？ - 135
- 二十八 你看着办吧！ - 141
- 二十九 意外流产 - 147
- 三十 问题出在哪儿？ - 153
- 三十一 兼职 - 157
- 三十二 兼职兼到家了 - 163
- 三十三 老妈病了 - 169
- 三十四 养儿防老 - 175
- 三十五 借钱也要买车 - 181
- 三十六 气球泄气 - 187
- 三十七 又怀上了 - 191
- 三十八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 197
- 三十九 高价药 - 202
- 四十 招待客户 - 207

- 四十一 剖! - 213
- 四十二 孩子出生了 - 218
- 四十三 起个啥名好? - 224
- 四十四 世上没有老实的男人 - 229
- 四十五 百日 - 235
- 四十六 人走了 - 241
- 四十七 我要打官司 - 246
- 四十八 拒绝私了 - 251
- 四十九 没辙了 - 258
- 五十 不告了 - 263
- 五十一 结局 - 269



妈妈死了

医院，太平间。

李新民足足站了半个小时，还没有清醒过来。直到现在，他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的妈已经死了。从夜里昏迷、凌晨抢救，到早上宣布死亡，李新民觉得是自己死了一场。他努力回想，在这段时间里，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怎么能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妈受尽折磨、撒手人寰？他在想，医生宣布抢救无效的那个时候他在哪儿？不是在医院里吗？不是在妈妈身边吗？

不是！他是在医院里，可是他在走廊里，他在忙着给老婆发短信，解释为什么自己这么晚还不能回家，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不能离开医院。等他发完短信回到病房，病床上的妈已经露出了极度痛苦的表情。他是学药的，基本上是半个医生。一看见自己妈的这个状态，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翻眼皮，这时，老人的瞳孔已经散了。他叫大夫叫护士，声音震得夜里的楼道嗡嗡作响。

等他缓过神来，护士已经开始往他母亲脸上蒙白布了。抢救

医生一头的汗水，顾不得擦就冲他吼：“你怎么陪床的？早一分钟都没发现吗？还是别的病人按的铃，你干吗去了？……”

他木讷地站在病床前，看着白布单子下面已经没有了呼吸的母亲，听着旁边的病友说：“你妈刚才不行了，叫你，你不在……”

护士习惯性地扫了他一眼，连说都懒得说。这场面，人家见多了，儿女不孝，久卧病床，早死早托生。可是李新民有无尽的委屈，他没料到老婆会在这个时候来短信催他回家，没料到自己怎么解释她都不听，没料到自己就去发了个短信妈就没了。

护士开始搬尸体，送往太平间。没人跟他说一句安慰的话。他目送遗体出门，竟然忘了自己应该跟着。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哭，很大声地哭。他手里调成了振动的手机还在嗡嗡震动，老婆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发短信骂他：“猪头！你还不回来？不想过了吧！”



二

离婚了

姚逸，凌晨两点还在办公室发呆。桌子上，摆着她为自己起草的离婚协议。做律师四年，打了三年的离婚官司，姚逸见过各种各样的离婚方式，也见过各种背景、各种职业的怨妇。几乎所有女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时候都是目光呆滞、满脸哀怨。姚逸要做的就是帮助她们得到更多的本应该属于她们的利益。但是，即便是男人已经净身出户，女人的哀怨也是抵挡不住的。就算得到了孩子和财产，离婚的女人也永远是失败者。

每当起草好一份协议，每当看到两人签字，姚逸就克制不住地想自己的家，她在那一刹那都有跑回家的冲动。她想牢牢守护它，守护自己的爱情和亲情，她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为自己的权益而争斗，更没想过这一辈子最难起草的是自己的离婚协议书。

姚逸想再看一遍协议，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但是她看不清楚，她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她本以为自己已经枯竭了，哭不出来了，可是她的眼泪还是滑落了。她急匆匆地用手背抹去泪

珠，避免泪水把协议书打湿了。她想找人说点什么，可是半夜三更，她能找谁倾诉呢？婚姻走到这个地步，家里父母还被蒙在鼓里，女儿又太小，不能让他们知道。从出事到现在，姚逸都在一个人扛着。今天，看到自己写的白纸黑字，她终于扛不住了。她想大哭一场，她想找人说话，她想起了李新民。她拿起手机，给那个并不在通讯录里的号码发去了一条短信：“你睡了吗？”

大约沉寂了一分钟吧，姚逸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是李新民痛彻心扉的哭声：“姚逸！我妈没了！她死了！她死了！……”

姚逸像被焦雷打了，痴呆呆地愣在座位上。她的手机滑落在离婚协议上，她控制不住地哭出来。电话那边，李新民坐在太平间门外的地上，整个头埋在双臂和膝盖里，哭声从胸腔传达到那个密闭的空间，再一点点地释放出来，显得异常凄厉。



三

为什么？

李新民在葬礼的第二天见到了姚逸。两个人都很憔悴，但是姚逸还是给了李新民一个笑容。李新民顿时觉得心里好过了一点。

两个人在星巴克的角落里找了个座位。李新民坐下时候习惯性地看看玻璃窗外。姚逸笑笑，说：“你怎么还这么胆小？！”

李新民也苦笑。没办法，被老婆管怕了。自从和老婆谈恋爱以来，李新民就被剥夺了和异性说话的权利。尤其是在老婆不在场的情况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一旦被老婆知道，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回家要睡地板不说，老妈在的时候，老婆还会跑到老妈老爸那里一顿哭闹。管老公管了一辈子的老妈也没见过这个阵仗，有了几次以后，老妈干脆就给儿子下了死命令：不许跟异性来往。

李新民很怕，怕老妈也怕老婆，所以，他身边的女性朋友很自然地就销声匿迹了。他和姚逸相识十几年，虽然鲜有联络，可是两个人心里仿佛已经有了默契似的，就算不见面，也稔熟。

李新民心虚地考察完了地形，基本上排除了老婆看到他们的

可能性，才一点一点地开始诉说自己老妈生病、故去的一连串事情。

姚逸听着，李新民慢慢地、哽咽地讲着：“其实我妈得的就是肾病，本来没什么事。住院之前，她自己还每周一次骑自行车去医院复查呢。可是……可是两周以前，她突然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我回去一看，她躺在床上，脸色可差了，她跟我说‘儿子，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当时还说她胡思乱想，说她尽瞎折腾。我太浑蛋了！”

姚逸问：“为什么突然觉得不行了呢？”

李新民耷拉着脑袋，说：“我一直觉得她心理负担太重了。每周一查，查出来的值稍微高点她就长吁短叹、胡思乱想。而且每次去检查还都骑自行车，你说都那样了，她还骑车！我让她打车去，其实就十五块钱，可她就不肯，非要省钱给我买房！说我老住着媳妇家的房子不硬气……现在好了，再也省不了了。”

姚逸觉得不那么简单，她又问：“阿姨得肾病多久了？”

李新民说：“两年。”

姚逸说：“这两年里她各项指标都稳定吗？还是说突然恶化了？”

李新民觉得姚逸的问题有点怪，就抬起头来看着姚逸，问她：“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姚逸说：“可能我有律师职业病。我就是觉得这两年不都是骑着自行车去检查吗？怎么会突然就不行了呢？从跟你说到人没了，就两周时间。如果是这样，那每周一次的检查怎么没起到作用呢？还是阿姨自己有了濒死感？我觉得，这里面有点奇怪！”

李新民听着姚逸的解释，也开始想这件事。从妈妈生病这两年来到两周前突然发生的一系列怪现象，李新民也觉察到了什么。可是，他越想就越自责，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对妈妈的关注太

少了，很多细节他根本不知道。他甚至在妈妈打电话让他回家、告诉他自己快不行的时候，都没想到去看一下检查结果，更没有陪妈妈再去一次医院。

李新民越想越悔，最后几乎要哭出来。姚逸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说：“我知道，让你去想这件事太残忍了，不愿意就别想了。后事都办完了吗？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

李新民摇摇头，哽咽地说：“没有。都办完了。就是我爸，一心认为是我把我妈害死的，现在说什么也不肯让我进家门。”

姚逸说：“为什么？你干什么了？”

李新民的眼泪又下来了，姚逸把手边的纸巾递过去。李新民狠狠地揉着眼睛，发狠似的对姚逸说：“我妈走的那晚，我就在医院陪床。就是你给我发短信的那天。可是……可是我老婆老催我回家。我看我妈那个样子实在走不开，就给她打电话。当时都深更半夜了，病房里全是人，我刚拨通了电话她就跟我嚷嚷，我怕吵着别人就到楼道里跟她说。怎么说都不行，骂我、让我回家，我把电话挂了，她又发短信过来。我们俩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了一个小时，回去我妈就……”

姚逸强忍着自己的火气，问李新民：“你老婆不知道你妈生病了吗？”

李新民说：“知道！可她说不知道有这么严重，她说她没想到。”

姚逸生气地说：“你又不是出去野去了，你是去医院陪床，看护自己的妈，她哪来那么大意见！你爸知道吗？”

李新民摇摇头，说：“没敢让我爸知道。他就知道我当时不在，我妈难受的时候我不在！我没给她找医生啊！”

李新民再也控制不住，趴在姚逸的膝盖上放声大哭。周围的

人都向他们投来异样的目光。姚逸毫不在意，揽住李新民的头，潸然泪下。

与姚逸分手后，李新民回了一趟家。老爸一个人无法面对这间屋子，去大爷家住了。李新民走进屋子，看着四面白墙，听着墙上石英钟滴答滴答地走动，耳朵里充满了那天老妈在床上的呻吟：“儿子，我不行了……”

李新民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他听了三十多年的唠叨、斥责现在一下子都没有了，但是他的耳朵里并不清静，反倒更加热闹了。妈妈的斥责没有了；爸爸的、自己的都还在，而且愈演愈烈，所有的指责都是一个内容：是自己害死了妈妈。

李新民面对着空屋，愣了很久，才想起来回家的目的。他在卧室的床头柜里翻了一下，没费劲就找到了妈妈的所有检查单据、收费单据。老爸老妈是干净人，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规矩整齐。检查单据是根据日期排列的，拿在手里厚厚一沓。李新民强忍着悲痛，一张一张地仔细看着。老妈自从生病这两年来，所有的指标都基本稳定在一个高值上，她自己也很注意，除了舍不得打车去做检查，在别的方面，饮食啊、运动啊、休息啊，都是一直遵医嘱的。

但是，李新民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就在妈妈给他打电话前三天的化验单上，有两项指标已经明显高出来了。李新民算了一下时间，妈妈每次检查都是周一去，周三出结果。但是周三妈妈是不用去医院的，而是等到下周一的时候，再去拿检查结果直接找医生看。妈妈的主治医生是相对固定的，这半年来，都是一个刘姓医生在负责诊疗。

李新民知道了，在妈妈检查后的第三天，她已经明显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可这个时候，她还没有看到自己的报告。也就是说，妈妈是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病的。李新民顾不上难过了，他在医学

院念了五年，虽然是学药的，但是基本的医学常识他还是比一般人了解得多。他感觉到了蹊跷，可是问题出在哪儿，他不知道。

李新民拿着一大堆的资料给姚逸打电话，告诉姚逸他的发现和不解。姚逸沉吟了一下，指导李新民：“你能不能把阿姨这一年多来服用的药物和处方都搜集起来，找个这方面的专家给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李新民迅速地想了一下，妈妈吃的药一直是固定的，如果出了问题，怎么会就在这几天？姚逸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应该收集最基础的证据。我们都希望这件事是意外，最好不要有任何人承担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些工作还是应该做。”

李新民又开始哽咽了，说：“姚逸，只有我应该承担责任。是我没看好我妈……”

姚逸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你别再自责了！这件事你有遗憾，但是责任不都在你！”

李新民听从了姚逸的建议，把妈妈生前一直服用的各种药物、药瓶和处方都搜罗在一起。他要回大学一趟。



四

就是个“B”

李新民一度认为自己活着就是个错误。三十多年前母亲生他的时候，一起呱呱坠地的本来是两个婴儿。李新民只是其中的“B”。那个“A”，也就是李新民的孪生哥哥，在出世一小时后被宣告死亡。据说是因为生的时候羊水进入了他的气管，生下来就不会哭，医生救了几下，放弃了。

李新民的妈是那个时代的女强人，怀胎九月了还坚持工作在岗位上。李新民的爸从结婚那天开始，就把自己一股脑儿地交给了老婆。老婆说什么自己干什么，指哪打哪绝不含糊。面对老婆肚子里自己的骨肉，看着老婆仍然是一副英勇就义的工作状态，他并不敢多说什么，只能尽量早回家，多做家务。

那个时候的人都那样，要是哪个妇女刚大了肚子就休息，在家吃闲饭，会招人耻笑。李新民的妈骨子里就要强，坚持一切如常，上班干活洗衣服扛大米，在众人的赞许和老公的提心吊胆中等来了预产期。

李新民无法想象，自己的妈怀着两个孩子竟全然不知。怀胎十月，老妈没有照过一次B超，没有验过一次血，甚至连起码的叶酸都没吃过。后来每逢父母想起那个没有哭过一声就没了的儿子的时候，李新民就说：“幸亏没了，不然活着也是个傻子！”

有一阵子，李新民还庆幸，如果生活中多了那个兄弟，自己的日子一定会受到影响，也许就不是今天这个过法。按照自己父母的实力，保不齐，哥俩只能供一个上大学，那自己会成什么样？不敢想。

可是后来，成人了、长大了，李新民对生活的真实和无情感受得越来越深刻的时候，他又在想，为什么死的不是他呢？为什么那个“A”非要抢在他前面挤出去，去呛那口羊水呢？

李新民家里关于“A和B”的秘密始终没有外传过。一家三口都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段历史，确切地说，是李新民和他爸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在他妈面前提起。因为往事不能随风，自从进入了四十岁，李新民的妈就仿佛一直处在了更年期。狂躁，点火就着，看家里的两个男人都不顺眼，老的窝囊，小的没出息，永远无法跟谁家那个小谁相比。

每每看着两个人运气，老太太就总能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想起那个已经记不清模样的婴儿。婴儿死得太突然，两口子还没来得及给他取名字，这在日后的描述上形成了障碍。但是只要老太太一说“我的儿啊”，李新民就知道，老妈叫的绝不是自己。

全世界，除了李新民家里人，第一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是姚逸。姚逸是李新民的中学同学，确切地说是师妹，低李新民两级。他上初三的时候她上初一。两个人在同一所学校里读书，可是班级在不同的楼层，拥有不同的老师和同学，生活轨迹本没有交集。可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李新民认识了姚逸。